

《聯合文學》



王浩威◎著

一位精神科醫師的生命看法

與
自己
和好

與自己
和好



王浩威◎著

一位精神科醫師的生命看法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與自己和好／王浩威著．--
初版．-- 臺北市：聯合文學，2004〔民93〕
面：公分．--（聯合文叢；294）

ISBN 957-522-459-0（平裝）

855

92024095

聯合文叢 294

王浩威作品集 Ⅶ

與自己和好——一位精神科醫師的生命看法

作 者／王浩威

發行人／張寶琴

總編輯／許悔之

執行副總編輯／鄭栗兒

編 輯／郭慧玲 劉韻韶

美術副總編輯／周玉卿

美術編輯／鄭子瑀

校 對／郭慧玲

法律顧問／理律法律事務所

陳長文律師、蔣大中律師

出 版 者／聯合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

地 址／台北市基隆路一段180號10樓

電 話／(02) 27666759・27634300轉5107

傳 真／(02) 27491208（編輯部）、27567914（業務部）

郵撥帳號／17623526 聯合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

登 記 證／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6109號

網 址／<http://unitas.udngroup.com.tw>

E-mail:unitas@ms4.hinet.net

印 刷 廠／盛詮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總 經 銷／聯經出版事業公司

地 址／台北縣汐止市大同路一段367號三樓

電 話／(02) 26422629

版權所有・翻版必究

出版日期／2004年1月 初版

定 價／200元

copyright © 2004 by Hao-Wei, Wang

Published by Unitas Publishing Co., Ltd.

All Rights Reserved

Printed in Taiwan



與
自己
和好

王浩威◎著

一位精神科醫師的生命看法

【自序】

005 · 獨白式的對話

輯一 與喧鬧的島嶼和好

016 · 嚮往一片草原

019 · 圍城

024 · 懷念的舊書店

026 · 猶記千禧年幻影

031 · 流沙上的家

034 · 面對沒有成長的年代

043 · 開除老闆

049 · 自我放逐的計程車

052 · 上癮的生涯

057 · 看見更清楚的世界

060 · 憂鬱的 CEO

輯二 與寂寞的城市和好

068 · 當寂寞來臨時

071 · 致命的依賴

076 · 尋找一條漫長的旅程



contents

- 081 · 都會裡的鄉愁
084 · 砭膚之困
088 · 飛翔在台11線的天空

- 092 · 擁抱海洋
095 · 結婚，你準備好了嗎？
098 · 因索愛而早熟

輯三 與困惑的心和好

- 104 · 給我一個完美的小孩
107 · 目睹婚暴子女
113 · 驚險的歷程

121 · 小丑面具下的自我放逐
128 · 娜拉不想離家
134 · 家，以善為名的傷害
139 · 台灣的傑生和米蒂亞

143 · 未來的三面夏娃
150 · 恐懼的吞噬
156 · 自在的真誠

結婚，你準備好了嗎？



【自序】

獨白式的對話

「素可泰實在美好，凡水皆有魚，凡土皆有稻。」這是泰國每一位學者都琅琅上口的蘭坎亨王（Ramkhamhaeng）碑文，任何人都可以想見當年素可泰王朝的盛況。

我們是十二月去素可泰這個古城的。那時，台灣正籠罩在西伯利亞南下的寒流，據說是攝氏六度，入冬以來最寒冷的一個星期，我們恰好是在泰國的中部，享受攝氏十六到二十二度的舒服季節。

在泰國歷史上有所謂的四大王朝：以清邁為國都的蘭那王朝（1259～1564），以素可泰為中心的素可泰王朝（1238～1438），以大都（艾尤塔雅）

為發跡地的艾尤塔雅王朝（1350～1767）和我們熟悉的泰國王室所屬的卻克里王朝（1782～迄今）。

素可泰曾經在蘭坎亨王時代稱霸東南亞，不只統攝當時北邊的蘭那王朝和南邊的艾尤塔雅王朝，甚至還兩度遠征吳哥窟，擄走數萬名工匠，造成高棉王朝被迫遷都金邊，同時也讓從七世紀以來一直獨霸的吳哥王城，在十三世紀以後淪為荒城。

身為遊客的我們抵達素可泰時，這個曾經盛極一時的王朝，如今已成為廢墟一片，只能靠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文物遺產來維持勉強的盛況。

我們租了腳踏車，跟一起漫遊的泰國中小學生一樣，在荒廢的古廟和皇宮中穿梭。許多西方遊客或成群結隊或獨自前來，也入境隨俗地騎著腳踏車四處遊晃。除了幾位日本和香港來的觀光客，我們這一群台灣來的朋友似乎成為唯一亞洲來的外國遊客了。

素可泰雖然是荒城，但白天悠閒的遊客還算熱鬧。前一天我們到六十公里外的西撒查那來（Si Satchanalai），素可泰王朝的最大衛星城，整個數十平方公里的古蹟就只有我們這一群人。我們走過極其安靜的草地，穿過潛龍

寺，一直走到意指女王寺的難非寺，看它最負盛名的那一面牆——吳哥建築影響下的細長直窗（這是艾尤塔雅時代流行的）卻飾以北方蘭那王朝風格的複雜灰泥雕飾。

數十平方公里的草地，無比遼闊的安靜，只有我們十來個人。

當年葡萄牙文藝復興時期活躍的文人荷歐·巴尤斯（João de Barros, 1496~1570），在東南亞停留的那段時間寫了四本《亞洲十年紀》。當時素可泰王朝已經開始失去它的政治影響力，可是在巴尤斯這位歐洲人的眼中，這城市的宏偉壯麗還是教他目瞪口呆：「王國最大的金屬神像就在最古老的城市素可泰寺內。這座神像有八十個手掌寬……這裡的寺廟都非常宏偉豪華……。」

這一切驚人的繁華，如今，一片廢墟。

驚人的繁華都可能成為死寂的廢墟。

我在台北農安街的一家餐館，和新識的以色列友人 *רמי* 聊天，忍不住問起我向來最好奇的 Kibbutz 制度。

Kibbutz，當年猶太人的人民公社。二〇年代的歐洲既是社會主義思潮盛極一時，也是錫安主義開始抬頭的時候。許多回歸以色列的猶太人也就以 Kibbutz 這樣的人民公社作為烏托邦追求的起點，自願這樣地團體生活著。

許多年過去了，我問 *Rami*，最近怎樣了？

Kibbutz 最終還是沒落了，他說。一方面是八〇年代以色列經濟蕭條時，許多公社的基金投資股票而破產，一方面是 Kibbutz 長大的下一代似乎寧可選擇傳統的核心家庭。留下的 Kibbutz，雖然還有一些規模，但也都慢慢修正為不同的薪資階層，公社的色彩越來越淡了。

人類試著解決自己的問題，用盡所有想過的辦法，希望建立一個什麼問題都不存在的世界。然而，歷史上的各種王朝也好，各種主義提出的各種制度也好，似乎都沒能建立所謂的理想國度。甚至宗教，也只是在無限的努力中，而且，依然在黑暗中探索前進。

深夜的台北，這些年來多了許多燦爛的燈火。

在我下班經過的途中，新生南路的南下方向，遠遠就可以看到某座教堂用霓虹燈管寫著「和好」兩個字。教堂的沒多遠處，就是台北唯一的清真寺。我一直以為那兩個字是某種和平主義的信念，特別是在這個多疑和妄想的時代，美國老大哥以所謂的恐怖主義作為理由，反而挑起每個人心裡更大的恐懼、仇恨和不信任，形成新的心理恐怖主義。

聽我說起「和好」這兩個字的教會朋友，不禁笑我對《新約》的無知，要我回去翻閱〈羅馬書〉。

「因為我們做仇敵的時候，且藉著神兒子的死，得與神和好；既已和好，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。」（羅馬書，5:10）

我不曉得自稱為「外邦人的使徒」的保羅聖徒為何一度擔心到不了羅馬，雖然眾所皆知他後來不僅到達羅馬，還二度入獄後殉道——當然，這是他在耶路撒冷遭逮捕才被遣送羅馬而處死的。然而，去過梵諦崗的人們都明白，在那天主教聖殿的門口矗立的兩尊銅像，除了聖彼得以外，另一就是聖保羅。

一直想以自由身到羅馬傳福音的聖保羅，特別是對那些被迫潛伏在地下

的羅馬教會弟兄們，剛開始只能抵達希臘，因此在科林多（現在的科林斯，Korinthos）寫信給羅馬的弟兄。那時，他為什麼要提出「與神和好」的呼籲，希望人們恢復與神的圓滿和諧？難道，在那樣一個時代，基督教義被羅馬帝國和猶太信仰這兩方面湧來的雙重壓迫，已經造成耶穌追隨者的信仰動搖？

不管是哪一種的宗教，信徒們總是不禁要問：信仰是永恆的嗎？還是，人們對神信仰的永恆原本就是要經過許多的幻滅和重建呢？

3

宏偉的王朝消失了，永恆的信仰動搖了，那麼，人們還擁有什麼呢？

結束旅程的無止盡探險，也結束了書本閱讀中永無結論的思索以後，大部分時候的我，只是會談室裡會傾聽著生命的無限意義追尋的心理治療師。

「可是醫師，這是不可能的，」一位近四十歲依然姣好美貌的單身女子告訴我：「上次你要我學會一個人生活，我問了周遭每一位女性朋友，根本

連一個人去看電影都沒法放鬆，怎麼可能學會孤獨呢？」

在會談室裡，經常有幾個問題，我是招架不住個案迫切要解決它的心情。而孤獨便是其中一個。

「孤獨」這一名詞原本就有許多譯法。在台灣常見的中譯書裡，精神分析師 Anthony Storr 寫的《孤獨》（知英文化）、哲學家 Philip Kocis 《孤獨》（立緒）、分析心理師 J. Wielond-Bunston 寫的《孤獨世紀末》（立緒）或兒童心理學者 Ester Schaler Buchholz 《孤獨的呼喚》（平安），這些書名的「孤獨」，皆是「Solitude」。然而，在亞隆（I. Yalom）《存在心理治療》裡，「孤獨」指的是「Isolation」，是更極致的孤立狀態。

「不是寂寞沒人陪的人際孤獨，也不是部分自我脫離人心的孤獨，而是最根本的孤獨——脫離造物和世界的孤獨——比其他孤獨更為徹底的孤獨。不論我們多麼親近，中間還是有一道無法跨越的鴻溝；每個人孤單地進入存在，也終將孤單地離開。我們了解自己的全然孤獨，卻又渴望接觸、渴望保護、渴望成為更大整體的一部分，這兩者之間所形成的張力就造成存在與衝突。」

不知在什麼時候，孤獨也好，疏離感也好，已經成為我們社會的共同困境。年輕的一代需要有更多的人群聚會機會，從Pub、跨年晚會到快閃族之類的，來彌補內心的空洞感，成年的女性一旦沒有家庭的強烈需求（雖然這樣的傳統角色是女性主義者所抗拒的）卻又陷入她們不曾預期的孤獨感；同樣的，辛苦打拚一輩子，以為可以安心回家休息的爸爸們，忽然發現子女和太太已經成為牢不可破的聯盟，而他這位辛苦賺錢的機器，早已成了一位要自己面對孤獨的局外人。

如果聖保羅在〈羅馬書〉裡，擔心人們遠離了神，以「與神和好」的呼籲，希望人們與神重新恢復圓滿和諧的關係，而獲得真正的信仰；那麼，當人覺得與其他人越來越疏離時，又應該如何獲得關係呢？

馬丁·布伯 (Martin Buber) 說：「關係是一切的起源。」布伯是哲學家 and 神學家，也是人本心理學家喜歡引用的理論來源。布伯源自猶太神祕思想的心理學，相信每一個人對關係的渴望是「與生俱來」的傾向，「每一個人

在母親子宮裡就知道自己和宇宙有聯繫，出生時卻遺忘了。」

在這種情況下，「我」和「汝」的關係，成為一切關係的起源。當人們孤

獨時，並非就沒有關係，而是和自己的「獨白式的對話」。如果一個人開始和自己對話，甚至是恢復和自己的圓滿和諧的關係，就像人們和神恢復圓滿和諧的關係，一切的存在就有了某一種類似信仰的依附了。

「與自己和好」可能是現代人必然的功課之一。

我們離開教室，就離開了同學，所有關係似乎就暫時不存在了。我們離開工作或家庭，那些關係也同樣暫時不存在了。同樣地，如果有一天我們關上手機，所有的聯絡方法都消失，也就代表所有的關係全消失了——除了和自己的關係。

當一天的工作結束，所有的個案都離開以後，我坐在治療室裡，開始思索今天這些來了又離開的個案。

他們還好嗎？

從高樓望下，車水馬龍的高速道路，一切車輛迅速迎面而來又迅速離開。也許在這來來往往的人群中有人已經真的找到自己，與自己和好。

